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祝德麟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勵守謙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瑞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六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小雅

雅正也朱子謂燕饗朝會之正樂也其分小大則  
周公制作時所定或謂周初之雅無大小之分者  
非也顧正之為義非一說所能盡故有主政序主

理

顧頤  
象說

主體

華谷  
魯齋

主聲

夾秦  
泰之

不一之說往往執此

非彼以今疑昔其實四者之說悉備於孔氏之說  
其言曰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此  
主乎政者也又曰體有小大故分為二此主乎體  
者也又曰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此主乎聲者也又  
曰大雅宏遠而疏濶宏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  
局促多憂傷而怨誹此論其辭而亦毘於理者也  
朱子固已採而兼用之矣今按集傳懽忻和悅以  
盡羣下之情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政在是理

在是矣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則體與聲之說具焉  
疏義詳盡集傳條貫餘說可盡刪也

東萊經傳之說亦無取

至於小雅之次序時世朱子以為不可考然自鹿  
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常用樂歌經周公手  
定六月以下為宣王詩節南山以下為幽王詩時  
世畧可攷見獨楚茨以下諸篇或敘田功或陳朝  
會後人既不信序復疑集傳之難据而說者紛紛  
矣李文貞作詩所遂斷為東都之詩再從盛時敘

到周衰未免臆為之說近日漳浦蔡氏欲分小雅為二篇自鹿鳴至無羊為始正而漸變自節南山至末為已變而思正其說近理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繁縟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太史錄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

鹿鳴之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首章  
上下

兩韻次章  
平去通

鹿鳴言燕彤弓言饗饗在廟而主敬燕在寢而主懽  
其所用之樂則饗或上取燕或下就

鄭

雖孔疏援据

二傳謂饗燕同歌鹿鳴而本經所陳則燕禮也儀禮  
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  
歌得其義矣大射之歌鹿鳴先行燕禮故也鄉飲之  
歌鹿鳴禮盛者將進取也惟為鄉飲所用故士之入  
學得而肄之未有無故而可以通用者也鹿鳴以仁  
求其羣新語而得食相呼興君以恩禮逮其下而與之  
懽燕鼓瑟者工歌鹿鳴之三也吹笙者笙奏南陔以  
下也承筐是將者飲之而有酬幣食之而有侑幣也



鄭箋燕禮無用幣之文而周語稱先王之燕有折俎加

豆酬幣容貨以示容合好是燕有幣也禮不具其文

耳孔疏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者於旅也語蓋厚意既

將驩欣交通庶乎人之好愛我而示以大道所謂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者此也序說王褒頌云上下俱欲懽

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其義蓋本於此德音者

懿德之著為令聞也鄭氏注鄉飲酒燕禮皆言嘉賓

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倣而箋詩作別解顯自

矛盾故集傳用其注禮之意以釋之上章乞其言次章憲其德也嘉賓式燕以教者因燕而射以樂賓也二三章疊言我有旨酒者徹俎之後脫履就席君曰無不醉也末章復言作樂變笙言琴者堂下之樂不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

詩所

蓋至此則爵行無算

樂亦無算也和樂且湛者言樂之長久宵則執燭於東西階也既乞言憲德尤欲其中心安樂好我於無窮也

詩所

全篇結到心字乃知君臣相與一以至誠而

非其外之文也詩所曰此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  
首文王也文王既立辟雖作靈臺與賢臣燕飲於其  
中俯有麇鹿仰有白鳥作者因物起興此及振鷺是  
也后妃寤寐求賢於內文王尊賢於外琴瑟鐘鼓之  
音朝寢相應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釋草革有二種一水草見前一賴蕭則此革也  
陸疏始生香可食陸革也又釋草蒿菝去刃反陸疏青  
蒿也荊豫間曰菝又疏荈生澤中下地鹹處莖如釵

股牛馬亦喜食之按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

臣左何瑟面鼓執越

瑟下孔

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  
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  
正歌也至以射樂賓後則有無算樂焉注曰取懽而  
已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

人為大燭於庭閨人為大燭於門外賓醉坐取薦脯  
以降奏陔燕樂之事乃畢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  
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  
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  
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  
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次章馬處韻  
騅歸隔韻三

章下相父韻  
杞母韻五章駸駸況甫反四章止  
駸駸平上通

四牡勞來皇華策遣先勞後遣者蘇氏以為聲有先後非也蓋作詩之時各緣本事迨後編為樂章鹿鳴三詩同歌堂上則先恤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序曰勞使臣之來則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用此勞之矣

童子問

全篇皆君代使臣之言集

傳謂敘其情而憫其勞詩之情也序說謂有功而見知則悅詩之用也首二章言使臣不已於行而周道

日遠雖以耐勞之駱馬

陸氏

而喘息如此

毛傳

則勞可知

矣豈不思歸而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以私而廢  
公是以傷悲而不暇居處也傷悲者即下將父母之  
私情不遑者即上靡盬之公義也三四章見夫不之  
飛而終集因念使事未畢而不獲歸養父母所以申  
其悲傷之故陳其不遑之苦也末章言將母來諗者  
探其情意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歌之  
朱子初說所謂有功而見知也儀禮注采其勤苦王事念  
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錢飲光曰其

詩沉鬱曲折一如使臣自道其情而實上人代之言則使臣無可復言矣所以感之深而益盡心於王事也先王之善用人心如此○爾雅白馬黑鬣駱廣雅駱馬耐勞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通志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佳惟夫不音專名焉郭曰今鶡鴒也箋曰鳥之慤謹者雛一鳥而十四名雛也雛其也鶡鴒也祝鶡也鶡鴒也鶡鴒也鶡鴒也楚鶡也鶡鴒也



荆鳩也乳鳩也鵠鳩也鵒鳩也鷄鳩也嚴詩有三杞

此詩苞杞爾雅謂之枸櫞詳見鄭風將仲子篇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首章隔韻  
華音數謀

音媒

本詩為君遣其臣春秋內外傳皆曰君教使臣此其

教之之辭也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

懽欣則意氣衰落

子程

故以華之皇皇于原隰興使臣

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遠近也

嚴緝

駢說文為馬衆多

下四章駒駢駟駟正言多也馬之衆多由於征夫衆

多故毛即以征夫言之使必有介故衆也集傳加訓

疾行因下靡及而言亦註家因文解義之法每懷靡

及者每事思之而於心常若不及

歐蘇

不必泥國語懷

和之義或曰諸使臣皆同此懷故曰每懷外傳所謂

懷和為每懷也首章述其懷以為綱下乃條舉其目  
皆恐其不及而勤於訪問也忠信為周國語文左傳  
必咨於周則謂周徧之周於義得也訪問於善曰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曰謀詁訓鑿鑿  
未便以變文叶韻例之按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  
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為一  
書康樂和親安貧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穆叔之言豈無據乎補傳謂燕而歌此詩即是送之以禮樂亦通毛不言興今從集傳為興○爾雅陰白雜毛駟郭注陰淺黑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俱非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儼爾籩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

其然乎

不鄭作拊拊亦作跗哀古蒲牟反務左傳作侮戎音汝熊明來五經說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

汝龍為霖曰公孤通也  
豆古田故反家音姑

詩為燕兄弟之樂歌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故其辭悱

惻淒婉其實非為管蔡作也既作於後而先儒又謂

文武治內之詩者朱子云燕兄弟者文武之政閔管

蔡者周公之心得其義矣首章言兄弟同氣連枝如

華鄂相附非他人所得如即陳思豆萁之譬而正言之下四章反覆申明其義也鄂說文作萼承華者曰

鄂不

音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

鄭箋二

三四章連言死喪急難外侮者人之真情恒於此驗而周公遭人倫之變故志切情哀為涕泣之道也哀

謂積尸裒聚

集傳

則求字當為收卹之義乃與死喪相

應且不待死喪也凡有患難惟兄弟急之而相救

何楷

況與悅通悲數貌

詩所

又非獨兄弟之式好者也即不

令之兄弟亦必共禦外侮此豈可望之朋友乎烝衆也戎汝也雖衆而不能助汝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於朋友之良者也

詩緝

人之不如兄弟有斷然矣乃至喪亂平而猜嫌起反謂朋友賢於兄弟豈非失其本

心者乎

歐蘇

第五章為全詩轉捩得此一折義理更極

分明情辭更極悚切六章以下則正言燕事飫私飲

也

傳箋

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也孺者親慕之義

程子

言其和樂如孺子時此堂上之燕也合者如琴瑟

之聲相應和蓋王與族人燕則后亦燕其宗婦說箋湛

者樂之久此房中之燕也妻子和諧則兄弟翕聚而  
不散蓋兄弟之愛往往間於妻子故末章又以宜室  
家樂妻帑言之而使之究圖其義也呂氏曰告人以  
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苟非是究是圖實從  
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諸家皆以妻子不  
如兄弟立說失其旨矣集傳以宜室家承第六章樂  
妻帑承第七章亦似強說○集解召南唐棣之華與



論語所舉唐棣則爾雅所謂栻也此常棣與采薇維  
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郭璞云今山中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程子曰今所謂郁李花萼相承甚力焦  
氏筆乘云不風無切本作拊即今花蒂左傳華不注  
山人讀作逋骨切誤也古不字讀作缶今讀如卜乃  
俗音耳据此則鄭非改字徐元扈云常棣一華輒生  
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興兄弟同生之意爾雅脊  
令雖渠郭曰雀屬詩緝云雪姑也鄭以為水鳥者非

禽經曰脊令友悌故以取興帑子也左傳歸其帑爾  
雅飫私也毛云不脫屨而升堂謂之飫疏曰燕由坐  
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屨矣又曰王與族人燕則宗  
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按諸儒  
說後三章義精矣但本詩為燕而作則舉燕中所有  
之人宜也故舊說不可廢其義則仍如諸儒所言爾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醺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  
父寧適不來維我弗顧於粢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醺酒有衍籩  
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  
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盞音九  
上去通

暇古音豫平  
上去通

詩為燕朋友故舊而以父舅兄弟為文疏引觀禮天  
子呼諸侯之義蓋天子之友不越同姓異姓

張或謂

燕朋友而及親戚者

詩所

衍說也因伐木而感鳴鳥如

葛覃取興之例呂記謂詩人多相因之辭是也伐木

非一人能獨為

程子

故借以取興或疑詩主鳥鳴求友

為喻反謂下二章之不類

歐義

則失矣以伐木興鳥鳴

集傳

亦非蘇氏轍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

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

故必出谷遷喬而後可求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

尊賢尚德之心可以質諸鬼神無復乖戾參差有初

而鮮終也非鬼神佑之以和平

頤

亦非求友以治天

下而有和平之效之謂

迂

首章畧君臣而言交誼所

謂樂道忘勢也

真氏

二三章乃言設燕之事極品物之

豐酒食之盛隆禮備樂而常恐恩意不至以取咎致

愆故乘暇而飲以相樂所以永終此和平也伐木許

許蓋既伐而舉之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

勸力之歌

集傳

伐木于阪則自山而陸矣

衆記

雖興義而

言之有序如此微我弗顧微我有咎鄧元錫云寧其

適有他故而不來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實

勝舊說按禮饗用太牢詩言肥羜肥牡則同於饗

羅氏

願曰肥牡大牛今按詩中言牡者多主牛疏謂即肥羜者非

食主黍稷詩言陳饋

八簋則同於食燕主飲酒而樂無算詩之言酒者或

筐筥之而名醢或茅縮之而名滑或一宿成之而名

酤

毛傳酤一宿之酒釋文音戶鄭改訓為沽則豈有天子而買酒飲賓者

而又有坎坎

之鼓蹲蹲之舞則同於燕何玄子謂兼是三者禮之

盛也愚謂三禮無一時並用之事詩特備言之或當

饗或當食或當燕通用以為樂歌耳丘氏曰燕或因  
祭或因勞或因閒暇中庸燕毛是因祭也四牡皇華  
是因勞也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是因閒暇而時  
會也舊作六章集傳從劉氏作三章今仍之○毛傳  
與美貌未詳所出爾雅未成羊羴周禮注進食於尊  
曰饋明堂位周之八簋八簋乃祭品今燕用之尊敬  
之也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為豆實疏云豆實非脯  
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醢先乾其肉徐鍇云飯乾為饌

顏師古曰乾餼二物皆食之薄者張記曰乾餼餅餌之類以為一物非是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

厚古音戶除庶平上通享音鄉福古方墨反恒一作  
經故毛鄭皆以弦訓之嚴華谷疑恒經異音經音亘

然平去亦自  
通也茂音耄

序言下報上疏謂聖人示法義取相成非故答上篇

也按燕禮無臣下答報之歌豈無算之節所用歟疑

不敢質也前三章主天之福君而取喻於山阜岡陵

川至蓋承維日不足言之有高大盛長之義焉後三

章主神之福君而取喻於日月南山松柏蓋承萬壽

無疆言之有永久綿延之義焉單厚者德信厚也

毛傳

德信厚則何福不消除

程子除有消去之義

多益者多受益也

多受益則何福不蕃庶戩穀者所行盡善也所行盡

善則事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

說約

曰厚曰益曰穀以俾爾為言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

曰宜曰興曰增以無不莫不為言祝君之福也

嚴緝

有

是德斯有是福頌不忘規也既已受天百祿矣又降

以遐久之福方且維日不足焉下章所謂興且增者

即維日不足之義而天之保定爾者所由孔固也非  
獨天之保定孔固也神又錫之福焉諏日擇士之善  
曰吉齋戒滌濯之潔曰蠲王氏炊黍稷曰饔儀禮言當

四時之祭潔粢豐盛以孝享於先公先王於是尸傳  
神意以嘏主人而願其壽之無窮少牢所謂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也神之詒福甚多其  
大者尤在民之質實無偽淳氣之積薰為風俗民之  
質即民之德也而曰徧為爾德者蓋有起信險膚之

俗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譎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克

或壽

錄曰知

故民安其樸即主道之隆猶曰莫非爾極

云爾末章乃備舉物之永久者以申致無疆之祝承

繼也

集傳

蓋用康成青青相承之義李迂仲曰百姓有

謂百官族姓者尚書平章百姓也有謂庶民者論語

修己以安百姓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為庶民集傳

從李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玃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采薇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  
翼翼弭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作音誼我古音兒來古音釐平上通服蒲北反質疑首章皆隔韻二三四章上四句隔韻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節書嘵嘵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目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

狁于夷

詩本音牧古音墨轉音枚載轉音裁棘轉  
為紀其反郊旄旄平上通彭音旁降音洪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爾止

杜監隔韻母滿以反疾音几近古音記本崧高箋恤質韻質為支微齊佳

之入聲平上

去入通韻

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率林杜勞還役

序

三詩本因

一事而作

孔疏

其後遂為遣勞通用之樂也文王之時

獫狁蠢動故奉天子之命遣戍築城以禦之其時復

有昆夷之警移師西伐比其返而勞之故采薇序下

并述勞還勤歸之事三詩往返歲月不同者中更事

變故爾詩中明具其事不得疑漢儒之鑿空也詩緝



云采薇方遣行之始而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薇之始作而柔而剛紀時也

程蘇

蓋二

三月之間自始行及中途所采楊柳依依時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雖托為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

詩緝

陽止即莫止古者以十月為陽月雨

雪霏霏時也所以違棄室家不暇居處者非上之毒我也由玃狁之不靖不得已而用兵耳

一章

特今戍事

未定無由使人歸問其家是以憂勞不能釋也

二章雖

則憂心甚痛而王事不可以不堅故此行誓當滅賊

義不可以歸來

三章

蓋憂心者私情不來者公義故遂

以一月三捷期之而重其事於君子者將率時亦在

焉故托戍役之言以勉之也

四章

四章既言車馬之盛

五章復侈陳之者君子之所乘小人即倚以為芘

陳祥

道曰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

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按詩言依腓可想見先偏

後伍承彌縫之意若從

程作隨解便都無此義  
四牡翼翼行列整肅也象

弭魚服弓矢精良也雖無事之時慄如大敵將至者  
誠以玃狁之難甚急不可不預防之也蔡汝楠曰豈  
敢定居由君子有不測之畧豈不日戒由君子有不  
懈之心雖傳戍役之情而將道見於此矣末章申訂  
歸期備言行道之苦心之傷悲而莫知所以深知之  
也詩全詩皆為戍役之言既敘其勤苦悲傷因以著  
敵愾之義昭戒懼之心所以責成將帥者甚備故下  
章特歌其功也以為風戍役勉戍役其義狹矣本詩

專言遣戍即下章城朔方之事而四章兼言克敵者  
蓋亦預防蠢動故廟謨及之非即命之伐西戎也蘇  
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為軍中之禮  
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  
勞蓋為國中之禮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  
按此即康成遣則同歌同日勞則異歌異日之說而  
義更完備出車美功杜恤情范祖禹即采薇一詩已  
隱約見其義故知三詩為一事作也當師旋而勞將

率也首二章先言奉王命而出車之故我文王自我

也

古義曰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為南仲之辭第五章言我者代為南仲室家之

辭

言我出車於牧者乃自天子之所奉命而來召僕

夫而言載良由王事多難趨之不可不急也

一章師行

有序故前軍至牧而後軍猶在郊

集傳

龜蛇曰旐鳥隼

曰旐置旐牛尾於干首而設之旐以建於車上故旐

旐互言之旐者至牧之車所建因此車建旐遂舉前

後言之所謂前朱雀後玄武也

集傳

旐旐旐旐垂貌

毛傳

旒之旒旒旒而飛揚者所謂武車綏旌表軍容之盛也曠出車之事已竣而醜虜憑陵未知蕩平何日所以思之而憂心至於悄悄古義僕夫况瘁亦文王憂國

之誠所結恐其如此耳所謂臨事而懼也

二章

首言王

命出車為獫狁耳未言所命之將為誰及所授之方畧云何故三章遂承王命呼大將南仲之名告以往城於方之事也再言出車旌旒者南仲奉天子命為大將居中軍得建交龍之旗如諸侯故采薇言其所

乘之車為路也

疏云旆蓋南仲所建

於是南仲遂稱王命以令

於衆而赫赫然往城朔方以除玁狁之患焉此敘其  
禦北狄之功也四章乃言承命西伐之事蓋自春月  
采薇以行至於仲夏始抵朔方經畧城工故曰昔往  
而黍稷方華也城工既畢正可歲暮還家適當西陲  
告急簡書相促奔命不遑是以延緩歸期至於春初  
凍釋之時猶在道也

詩緝

五章言南仲往伐西戎正在

深秋之際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意其防秋事

竣當即旋歸故為反覆盼望之辭而不知赫赫顯盛

之南仲又奉簡書而西伐也

從集傳末二句畧異從謂西方諸侯嚮望王師

非者六章言春日暄妍草木暢茂好鳥時鳴采蘋交錯

南仲於此獻俘奏凱而歸蓋西戎翦而玁狁無與助

惡遂由此平定也故結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日戔

玁狁大故以此終以此敘其伐西戎之功以終禦北狄之事

也錢飲光曰訊醜皆伐西戎所執獲者漢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用此法也及異日而勞戍役也則托言



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而不言來歸之事蓋未歸而憂則既歸而樂可知故深體其情以慰勞之也

履緌

言杌然特生之杜有眈然可見之實

眈明也與華而眈之眈同

則秋冬之交矣

叔呂與

征夫以王事之故日以繼日不

遑休息至陽止之期而未歸女心為之傷悲念征夫

當此而應可閒暇也蓋遣時本以歲暮為期因有昆

夷之擾復事西征其室人不知故於此時望之出車

之室家思君子亦此時也

章一

至杜實落而新葉生則

春二月矣

出車言卉木萋萋倉庚啾啾按之夏小正則二月也此詩亦言卉木萋止不得為春

莫猶復勛勞於王事我心安得不悲乎不惟杖杜也

凡為卉木無不萋萋而盛觸目傷懷念征夫當此應

可來歸蓋征夫已歸在道而室人不知故悲思也

二章

於是陟北山而望之杞已可采而食

陸疏春生作羹茹微苦蓋即卉

木萋止之時

征夫猶羈王事以貽父母之憂不當早歸以

慰其心乎今檀車之堅者憚憚而敝矣四牡之壯者

瘡瘡而疲矣征夫之在外亦勞且久矣意此時應已

就道而歸不遠也

三章

望之又望猶未見裝載而來是

以憂之至於甚病也歲暮之期已逝而不至則可疑

慮者多矣疾病死傷皆疑中事即皆憂中事故曰多

為恤也

錢氏

於是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其占言會合皆

曰近矣則其載而來者當在指顧間也

四章

曰遑曰歸

曰不遠曰邇止言之序也凡曰我者室家自言之凡

曰女者上言之也范逸齋曰始終言室家思望待小

人之道尤貴切近其情也采薇杖杜皆以紀時毛既

以杖杜為興則采薇亦當為興○箋云獾狝今匈奴也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繭華盛貌戎車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腓箋曰當作芘疏曰謂依廕也爾雅弓無緣者謂之弭毛謂弓反末也蓋弓梢之名魚服陸璣謂魚獸之皮以為弓韃矢服羅氏願謂即鮫魚之皮非也爾雅楊蒲柳即本草之水楊也陸疏楊有兩種皮

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皆可為箭筈所謂董澤之蒲也亦名楊柳說文柳小楊朱子云楊柳之下垂者楊柳之揚起者陸奎勲疑出車為宣王詩引博古圖風俗通為證按博古圖有南宮中非南仲也風俗通言詩美南仲闕如哮虎今常武詩非美南仲渠自誤耳方即侵鎬及方之方郡縣志在夏州朔方縣治北什蕢故城即漢朔方也西戎昆夷也即犬夷馮復京云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魚麗于罍鰭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鰻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前三章皆隔句韻  
有音以偕音几

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為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為句矣以多屬魚者渠意下章物字當為魚也穎濱則以旨多皆

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用其說者以下  
三字承酒為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  
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  
下三章又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為酒醴以宴賓而  
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家纖簾謂詩意之妙  
正在離合有無間不當泥滯文字詩言魚之麗於留  
者有鱮鯊焉有魴鱧焉有鰕鯉焉則他物之盛多稱  
是矣

范傳

君子有酒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

且有焉則能備禮矣呂記云陸產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下三章反覆歎詠而歸之於時禮以時為大也集傳云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通用之樂又云魚麗諸篇通主人意以饗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按朱子據儀禮以為燕饗無可易者王氏以季冬薦魚春薦鮪當之



非也集傳興也毛無文○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留又云凡曲者謂留故毛傳曰曲梁也集傳謂以薄為笱而承梁之空其說乃明陸疏鱖一名黃頰魚大而有  
力解飛徐州人謂之揚釋文謂黃鰭魚大者長七八寸許未知孰是爾雅鱧鮪馮疏今鰕魚也傳謂之鮓羅氏謂鮓別一種本草謂之蠡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爾雅鰕鮓注云今偃額白魚鮓別名鯢江東呼鮓為鰕毛以鮓釋鰕非

南陔之什

按毛公以南有嘉魚為什首蘇氏以為非古復為南陔之什蓋依六月序也朱子準儀禮節次進南陔以終鹿鳴之什退魚麗於華黍之後而以白華為首此奏樂之序非編詩之序也必準儀禮為先後何以解於周召六詩乎故當以蘇氏所定為正特由庚崇丘尚仍毛舊今依呂氏讀詩記悉釐正之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升歌三終乃笙南陔白華華黍三詩

按毛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蓋言有辭而亡之自漢以來無有易其說者賈公彥謂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并存亡者并亡張子曰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其辨甚哲劉原父始主本無其辭之說援據儀禮之文以有辭者為歌無辭者曰笙曰樂曰奏朱子因之然考儀禮鄉射奏騶虞周禮籥章吹豳詩禮記祭統

下管象皆有辭而管籥與笙類也安得謂笙樂奏無

辭乎

郝敬

即鄉飲酒燕禮合樂之節鵲巢采蘋采蘋皆

入笙詩則笙之有辭明矣黃氏日抄乃謂亡即無字

亡辭之說本出毛公按亡無相通原自因文取義今

曰有其義亡其辭義從辭生苟無辭安有義

詩緝

集傳

改義曰笙有聲無辭此夾漈舉商份之說不得誣毛

公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歌魚麗  
笙由庚

說見南陔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  
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罩張教反樂五教反又字林罩  
竹卓反樂音洛累力追反來音

釐又古音肄  
來又平去通

此序曰樂與賢下序曰樂得賢猶射義言騶虞者樂

官備采繫者樂循法采蘋者樂不失職皆以播之樂

歌為樂之也

嚴

南指周南也魚之嘉者鮪之甘者鮪

之一宿者喻賢者也

補

罩則自上籠之使入汕則自

下撩之使出

陸

而罩不一罩汕不一汕喻立賢之無

方也

李

累之鮪之自累來思雖之自來喻賢者樂仕

王朝也

嚴

君子為酒醴與之燕而樂之衍之以至於

綏之燕禮所謂以我安也安賓之後再行坐燕之禮

故末云式燕又思所謂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

醉也又即室人入又之義嘉魚善魚也鄭箋不必以為

魚名烝衆也

釋文

思皆為辭

孔疏

以為思念者非疏云三

章一云興明此上下魚離皆興也按毛取興皆在篇

端而此於三章言者明上二章為所薦之物與釋魚

麗同意今魚麗既取興義故從疏說上下章皆興

爾雅筐

助角反

謂之罩

側交反

謂之汕李巡曰筐編細

竹以為罩捕魚者也郭璞曰汕今之撩罟陸佃謂即

曾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歌南有嘉  
魚塗崇丘

說見南陔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  
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



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茂音髦考古  
音矩後音戶

此間歌之三也魚麗能備禮則可以與賢故嘉魚曰  
樂與賢能與賢則賢為所得故此詩曰樂得賢君子  
斥時在位者與魚麗嘉魚同例詩辭稱頌稠疊義當  
屬君序言得賢則能為國家立太平之基明得賢者  
立之不言賢者立之也似不當如疏說以君子指賢  
者詩所曰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蓋若答魚麗嘉魚  
者如天保次于鹿鳴五篇之義愚按詩為間歌之終

當有歸美君上之辭而其所以歸美者亦美其樂得  
賢而立太平之基傳之無窮也每章多舉山之草木  
為言者興國多賢才前二章皆美其德而祝其壽三  
章似專言德而曰德音不已則令聞無窮壽亦可知  
矣四五章似重言壽而曰德音是茂曰保艾爾後又  
美其德之劭以安養其後人解頤則亦重在德也沈氏  
守正曰雖通是贊美之辭未嘗不諷以惠迪感召之  
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爾雅臺夫須陸云沙草也

可為蓑笠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據羅氏說則本草  
所稱又是別草夫須乃沙草非莎草也萊爾雅無文  
陸璣云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  
烝楊見采薇杞有三種詳見鄭風將仲子此詩之杞  
則陸疏所云其樹如檇一名狗骨者也檇杻見魏風  
山有樞毛傳枸枳枸陸疏高大似白楊子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謂之木蜜爾雅枳鼠梓郭曰枳屬陸  
疏其樹葉木理如枳亦名苦枳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說見南陔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  
君子偉葦沖沖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寫古音  
滑後同

此詩疑為諸侯來朝受賜而頌美天子之歌故本序

不言燕諸侯而曰澤及四海也既見君子者諸侯朝

見於天子

鄭箋

非天子謂諸侯也諸侯以蕭草自喻以

零露喻王澤因言既見天子其心輸寫無留憾

鄭箋

而

天子與之相接安和笑語懽情無間是以有美名而

可安處

鄭傳

此諸侯自幸其遭逢而感上德意也下三

章則皆頌祝天子之辭次言被天子之寵光而四海

諸侯遠近大小並蒙恩厚無有偏私是其德不爽也

故皆願其壽而不忘於心焉

呂記

三言天子甚安而樂

易務以德綏諸侯是宜其兄弟也周之宗盟同姓為  
先故舉宜兄弟言之而願其壽且豈樂也四章遂言  
天子有車馬之賜絳韋沖沖而垂和鸞雖雖而鳴上  
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呂記嚴緝考  
范傳李解

觀禮三享畢王賜侯氏以車服此其事也章內燕字  
舊作燕饗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燕為甚燕義  
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為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燕  
字只作安字解文義差為明直又康成以譽處屬之

天子竊意本章末句用是以承接乃蒙上為義明是諸侯承恩厚而得譽處也若天子之譽處豈緣燕笑

語而致然耶

蘇氏張氏皆不用箋說

○陸疏蕭今人所謂荻蒿

釋草蕭荻

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嚴緝

云凡諸蒿曰繁者白蒿也曰華者賴蒿也曰畝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曰莪者蘿也又有邪蒿萋蒿蒿之類不一爾雅轡首謂之華郭曰轡韞也以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華故曰沖沖垂飾貌和鸞

皆鈴也毛以和在軾鸞在鑣按駟馭箋戎車鸞在鑣  
乘車鸞在衡則此當在衡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  
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  
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椅古於戈反離  
音羅儀音俄

前篇來朝此篇錫燕左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是也

呂記在宗載考毛謂夜飲必於宗



室按儀禮疏受聘於祖廟饗食在禰今行燕禮宜在  
寢此蓋禰廟之寢也古未有以路寢為宗室者豈饗  
畢而燕既行禮於廟復加恩厚留以夜飲故在此歟  
古義再按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云云以則字為文疑非  
燕禮之常故康成箋此詩謂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  
則成之庶姓則讓之而止也伏氏書傳云燕私者何  
與族人飲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  
此詩之義正合陳氏禮書載族燕之禮引此詩及書

傳為証不為無稽但序止言燕諸侯或中有同姓者

為之加厚而夜飲亦宜有之特不當以三章為庶姓

四章為二王後耳

鄭箋

露必至曙而後乾飲必至醉而

後已

本義

厭厭安也君曰以吾安也不醉無歸君曰無

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次言在豐草者

興在宗也

補傳

考成也成其禮也三言在杞棘興令德

也

蘇氏

草偃而木挺不為酒困所謂德將無醉也四章

言桐椅之實離離而垂興令儀也

蘇氏

有令德則有令

儀矣言醉而不亂也黃寶夫曰上之繩下者愈寬而  
下之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杞棘桐  
椅俱見前

彤弓之什

彤弓 彤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 彤兮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鐘鼓  
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 彤兮受言橐之 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 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首章平上去通次章上去通右音以末章平去通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左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

燕是也

呂祖禹記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

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則強凌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呂記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大司馬所職非諸

侯所專也彤丹飾也韶弓反也

說文

謂弛之而體反賜

弓不張也

詩解

受謂諸侯受之

箋義

○集傳從王氏說今不用

言者語

辭

李解

貺賜也

說文

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賞賜非出

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

與中心貺之者異矣

集傳

鐘鼓盛樂也周禮樂師饗食

諸侯令奏鐘鼓是也一朝言早也燕或至夜饗則禮

成而罷故以朝言之

孔疏

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

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如其命數而止故一朝可以成

禮亦見王者勤於禮賓賞不踰時如是屯膏吝賞至

有卽利弊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集傳載

抗之也王氏載之於檠抗弓體使正劉瑾橐弓衣也釋韜

之於囊使其色常新徐鳳藏之謹也喜之好之貺之

誠也詩緝曰右宥通左傳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

助歡也按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張爾岐云食禮有侑食之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

之注云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嚴既以右為

侑幣則醕亦當為酬幣饗主飲賓而詩兼言宥醕者  
疑饗亦兼食也右毛訓勸侑亦是勸所謂侑賓勸飽  
也集傳從王氏訓尊以解字義則得矣似不若嚴說  
之有據又與傳合也醕毛訓報報亦宜主幣所謂報  
之以瓊瑤即琥璜之屬也若如箋意以酬酢厚勸為  
言是以燕禮說饗禮恐非爵盈不飲之義○周禮司  
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  
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  
有之耳唐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旅者弓色之異為  
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黑而已周尚赤  
故賜弓亦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僖二十八年左傳  
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  
乃言策命晉侯賜之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別行饗  
禮非賜日之饗也其賜之日即行饗禮則此經所云  
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此詩樂育材則  
又與賢得賢之本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  
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樂且有儀者言賢材既見君子中心喜樂而又蒙被

昌黎

恩意接遇以禮也

鄭箋

我心則喜言聲音色笑之洽

徐氏

承上樂而言也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

范氏

承上

有儀而言也末章言未見君子之先無所依歸或成

或壞俱未可知如楊舟之汎汎水中浮沉無定今得

見君子而長育之人材皆可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

樂也

嚴緝

陳氏鵬飛曰詩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

燕飲而歌之歟毛朱俱作興○我見前馮疏曰陸璣

以為生澤田陳藏器以為生高岡以詩証之阿則高

地也。汭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按漢志貝有五種。二枚為一朋。鄭以百朋喻得祿多。毛以沉浮喻君之用人俱屬衍說。

按鹿鳴以下皆朝廷禮樂之典而歸於樂育人才。見周家制治之隆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在於養士。編詩之義深矣。先儒以此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厲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中國微而復興。故下言宣王北伐南。

征之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顓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  
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犹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

急鹽鐵論引詩作戒戒有棘音與國為韻再見  
常武一章上四句二章下四句皆隔句韻四章

茹獲上去通五章平去通六  
章祉音恥久音几友音以

六月主兵者吉甫采芑主兵者方叔而皆為宣王中  
興之美故歸其事於宣王毛以為宣王親征者非也  
王基謂宣王之師惟常武為親征耳一章言出兵之  
故由此獫狁擾我王國是以盛夏之月棲棲不遑承

王命而急正之也常服韋弁服也

鄭箋于曰也

鄭箋本爾雅

二章言行師之善馬齊服備不疾不徐好以整暇也

比物四驪齊力而又齊色閑之維則馬皆中度也于

三十里師行之度三章言紀律之明將帥皆嚴敬以

供事也顛大頭也

說文

身修廣而頭大見馬之大而有

力也膚公大功也

毛傳

初言匡王國次言佐天子三言

定王國王國將從此而永奠見成功之可必也四章

言玁狁盤踞近邑侵逼畿甸蹂躪所至都被擾害所

謂孔熾也於是選鋒銳進而致討焉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五章言大軍繼之車安馬健逐北追奔至於太  
原而返時大將在焉故舉其名而美之也六章言吉  
甫凱旋飲至多受福祉於天子來歸以下則又自私  
室肆筵氏輔而孝友之張仲在焉所以極言其燕喜也  
張仲豈從征僚屬如後世記室參軍之類歟○焦獲  
爾雅十藪之一也在西安府涇陽縣北郭璞謂之瓠  
中亦名瓠口去鎬京甚近故犬戎弑幽王於驪山下

遂取周之焦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也

史記

鎬鎬京也

王肅

方朔方也今陝西寧夏地涇陽通典云今原州也方輿紀要平涼縣有涇陽城六月詩所謂至于涇陽者謂此地也非西安府之涇陽太原即原州今屬平涼府非山西陽曲縣之太原日知錄謂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蓋獫狁自太原邊境入寇越朔方而東住牧焦獲縱兵四掠近自鎬京遠及涇朔皆其蹂躪之地猶明世俺答越三受降城而住牧河



套也吉甫用兵當自焦獲始及其奔竄乃出鳳翔歷  
寧夏至平涼府之原州然後班師明人搜套之舉亦  
類此注家皆以太原為今之陽曲顧亭林謂豈有寇  
從西來兵向東出者乎其不然必矣至毛傳以鎬為  
北方地名集傳又引劉向千里之鎬及顏師古注似  
有所据今考所謂千里之鎬屬何處所無文可證亦  
難据為定說而鎬京為根本重地焦獲之寇近在肘  
腋未有不被其侵軼者故於方曰及於涇陽曰至而

於鎬直曰侵也其曰來歸自鎬者蓋自太原歸鎬蒙  
上燕賚其事已畢故用既字為文以著之下乃言其  
歸在私邑與諸友敘濶懽燕又自京師至家之事本  
詩分界甚明故本輔慶源之說而申其義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千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鉤膺絳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旗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珩鵷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

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說約首二章凡四韻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  
芭止田干又隔句韻翼爽服華衛瑳皇珩又自

為韻衛珩古戶郎反三章隼止止試韻隼古之水反  
後六句鼓旅淵闐各為韻四章上六句兩句一韻後

六句三句一韻  
嘽焞又自為韻

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嚴華谷曰六月之辭迫  
采薇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威而服王半山  
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畧  
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衆荆人自服也

蘇氏同

一章言

采芑必於耕治之田興選兵必於練習之衆故六軍

並陳

凡出車一乘當有兩車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  
十五人輕車一千五百乘計十一萬二千五百

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為十  
五萬人此六鄉六遂之衆也詩合重車言之未必盡  
起卒  
方叔涖而試之以捍禦却敵之法因統領其衆

為之將焉方叔所乘者四騏之馬翼翼而壯所駕者

金路之車奭然而赤

孔疏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鈎下云鈎膺故知為金路所以

飾車者有方文之竹簞魚獸皮之矢服焉所以飾馬

者則在頷有金飾之鈎在膺有樊有纓而下垂者有

倅革焉

周禮巾車金路鈎樊纓注云鈎婁頷之飾樊大帶纓馬鞅在膺之飾此言其簡

閱師徒而車馬美盛也二章承上采芑而以中鄉為

言者民居在焉其田尤治

蘇氏

興士卒之練而益精也

上章既閱其師徒此章遂辨其旗物而又皮束其轂

金錯其衡八鸞和鳴命服尊顯黃朱之芾蒼玉之佩

以為章美此言其顏行備飾而好整以暇也諸葛亮

不親戎服羊叔子輕裘緩帶此其類歟

曹氏

三章乃言

治兵之事故以隼之疾飛戾天興士卒之猛疾奮厲

以隼之亦集爰止興士卒之服聽號令也

李解

再言師

干之試前方叔以簡閱來涖此則大陳師旅以練習

其事也於是擊鉦鼓以為之節

鉦人伐鼓互言之

陳師旅而

誓告之布號令示賞罰也此明號令信賞罰之方叔

則親自伐鼓以作士氣焉練習既畢整衆而退則又  
伐鼓闐闐然整而不亂也我軍之衆且練如此足以  
制敵有餘矣而無知之蠻荆乃乘國家之釁敢與大  
邦為讐猶言玃狁匪茹也方叔以大老受命貴謀賤  
戰非少年輕銳以勇力爭勝者率兵往征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當訊者已執有罪者已獲遂奏捷獻囚而  
歸戎車以下則旋車之聲也所以克敵如此之易者  
由此明信之方叔向同吉甫立功於北伐威名素著

故蠻荆望風畏服如郭子儀之於回鶻薛仁貴之於

突厥聞名先已膽破矣

李解

按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

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

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蓋古

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

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

者乎又豈有已經罷戰而反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者乎蓋以宿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擒治其黨耳  
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  
禮事畢而忽有蠻荆蠢動即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  
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治兵亦不必  
言大閱大閱是特行典禮無容牽混詩從集傳為興  
○詩言芑者三毛以豐水有芑為草維糜維芑為穀  
此詩采芑為菜補傳詩緝並以新田舊畝中鄉不應  
指菜其說然也李迂仲疑穀不宜謂之采何玄子曰

桑中采麥亦穀也何言芑不可采乎戴東源車說云  
軹即考工記幬革朱其革以幬於幹也惟長穀盡飾  
大車短穀則無飾故毛曰長穀之軹朱而約之疏以  
軹為長穀名非也按考工注幬負幹者蓋取革穀相  
應故說文軹或作軹餘俱見前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  
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

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子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五六兩章皆首尾為韻而五章中二句又自為韻說文柴作𦵏音恣猗於戈反馳古音陀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戊古音耄有友右俱音以

北伐南征之後因而整飭兩都申明軍政蓋積弛之後武功久廢朝會不行宣王奮然圖治盛事終而鼎事始氣象為之一新所謂今日復見司隸威儀故曰復古也車攻雖言田獵而意主於會諸侯前三章皆預備田役之事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詩緝一章言車堅治而馬齊力駕四牡而往東猶未言往東之何為也二章言堅治之車皆繫田車既完好矣四牡之

龐龐充實者又孔阜而肥壯蓋以東有大草之處將

駕之以行狩猶未言行狩之何地也

質疑曰薛君章句云甫博也有

博大之茂草說與毛同下言搏獸於教不應又言行狩於圃故從毛傳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繫左

三章言將往苗

田而有司選徒建旐以待搏獸於教山之下蓋猶未

會諸侯故田事少稽也

疏義

囂囂選徒聲周禮所謂羣

吏撰車徒也設旐於旐首而建之周禮所謂郊野建

旐各書其事與號也

按建旐雖秋獮之事而夏秋之田皆曰如蒐之法

四章

遂言會同之事諸侯駕是奕奕肥大之四牡服赤芾  
金舄以來會同絡繹不絕則六服盡朝也五六二章  
言既會諸侯遂率之以田獵而見射御之美也鈎絃  
之決遂絃之拾既比次而順利弓之強弱矢之輕重  
又和調而適均射夫自諸侯以下皆同力而射以助  
天子獲禽如積而相與舉之焉維時天子駕四黃之  
乘而兩驂不猗倚同則御之良而得舒疾之中也鄭箋御  
者不失其馳而矢發則中如椎破物則射之工而見

巧力之全也言天子之威武如此彼諸侯之從獵者

不過助我舉斝云爾此詩人之志也

按詩中多稱四牡又別舉齊色

者表尊者之所乘也前二篇四驪四騏皆當為大將之車此四黃則乘輿也上章言射夫助我舉斝則此

當為天子獲禽之事矣

七章言田事畢而軍行靜治禽雖多天

子取三十焉

穀梁

故曰大庖不盈也八章言大禮成而

德業並建有號令而無誼誨

蔣氏蟲測

則始終靜治也既

於東都會諸侯以行狩復於西都行大蒐之禮以祭

始而以饗終所謂慎微接下也一章言以戊辰剛日

傳祭馬祖

集天駟

而禱之田車好而四牡阜可以升大阜

而從禽獸之羣衆此其禱辭歟

嚴緝

二章言越三日庚

午既差擇其馬乃視獸所同聚麀鹿最多之處莫如

漆沮之旁遂驅獸而至天子之所焉

毛傳

即前傳所言

芟草為防之處也三章既至其所則廣平之原獸之

祁大者甚多或疾趨而儻儻或緩行而俟俟

詩緝

或三

為羣或二為友

毛傳

復驅獸順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

鄭箋所謂虞人翼五紆以待發即前傳所謂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也既已驅之順左右之宜王乃張弓挾矢

而射之

孔疏

犯之小者難中則發而中之兇之大者難

制則發而斃之

孔疏

所得既多則以為俎實

鄭箋

進於賓

客而酌醴行饗禮樂之事亦行乎其間矣呂記車攻

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

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

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

功業者此足以觀矣蔣氏蠡測曰車攻會諸侯其禮

大吉日專言田獵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畧亦自不同○一統志敖山在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書傳漆沮二水名亦名洛師古曰即馮翊之洛水也馮疏漆水即洛水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但不當與沮并為洛耳今按方輿紀要洛水南經洛州南中部縣東而沮水入焉又南流入西安府耀州境過州西又南合於漆水則書傳固無誤也特繇詩自土沮漆則又其上流非合流於洛之水耳決見衛風

芄蘭毛傳拾遂也集傳云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  
弦穀梁疏宗廟賓客君庖皆十故云天子取三十也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爾雅鹿牡麇牝麇羅  
願云兕重千斤或曰兕似牛犀似豕兕青而犀黑兕  
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寡音古澤音  
鐸宅音托

此篇義解當依本義之子使臣也言使臣奔走於外

如鴻鴈之飛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

本義

首章是勞來

之使臣奉命撫綏爰及可矜之人鰥寡皆得所依呂

記曰爰及者不遺之辭二章是還定安集之使臣既

招徠流散因止其地為民營築宮室如鴻鴈集於澤

也

本義

使臣雖劬勞而民終得寧居矣

質疑

三章哀鳴嗷

嗷興已作歌也

詩所

韓詩云勞者歌其事哲人知我謂

我以君命安集流民不憚勤苦愚人不知謂我好興

役動衆為宣示驕奢也

本義

呂記曰此非以不知為愠

蓋深嘆知心者之少也當時君臣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三章皆興以末章為比者非○傳云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引春秋傳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韓詩說八尺為版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

夜鄉晨庭燎有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旂古音  
芹後同

此宣王勤於視朝惟恐後時而左右之臣設言以述

王之意也

東陽

詩人恐其勤始而怠終故曰因以箴之

其實皆美辭也箋言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此

顛倒衣裳之義是刺而非箴矣補傳言視朝漸晚前

可美而後可箴說尤破碎蓋前後皆極形不安於寢

之意也未央未渠央也

鄭箋

疏云前限未到之辭陶潛

詩壽考豈渠央

毛以央為旦朱以央  
為中俱不如箋義

未艾夜漏未盡

也比未央為已迫矣左傳國未艾嚮晨辨色時也庭

燎之光始然而有光也

季本

晰晰光漸小也

嚴緝

有輝天

欲明而煙光相雜也

集傳

故於來朝之君子始則鸞聲

將將然大而遠聞

季本

繼則噦噦然徐而有節

毛傳

至嚮

晨而不但聞其鸞聲且見其旂焉則迫不容緩矣三

章一節緊一節詩之妙於形容也厥後宣王宴起至

煩賢后脫簪詩中豈已見其微歟○周禮司烜氏凡

邦之大事共蕢燭庭燎注蕢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

於門內曰庭燎禮書在手曰燭在地曰燎

汙彼流水朝宗於海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汙水規宣王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嚴緝

一章言汙

然流滿之水必歸於海馱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

集傳



傳補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太平而亂萌不作矣

乃今同異姓之諸侯

傳箋

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縱不

為天下計獨不貽父母憂乎莫念亂即不敬也諸侯  
莫肯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  
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  
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  
謂讒言興也我故念之而憂不能止而忘也我心憂  
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

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焉彼造為詐偽之言

者寧不少為懲止乎

補傳

蓋讒言之興始於訛言

訛言非即

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稷孤箕服之謠即訛言也

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

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勗我友之敬而所以

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

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

黃講

而宵小喜事之徒為

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

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

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從木  
不從禾

鶴鳴誨宣王序下不言所誨箋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也一章言鶴鳴於九折之澤而聲聞四野喻

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也

鄭箋

魚性寒則逃於淵溫則

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

鄭箋

園有檀而

下維擇言所以樂彼之園者以所樹皆良材其委而

下之則維敗擇而已喻錄有用而去無用也石雖粗

質可藉為磨礪之用言他山者疏遠之謂

疏義

喻疎遠

之粗材亦無可棄也次章申言上章而義更進鶴鳴

臯而至於聞天則聲徹朝宁天民大人之流也魚在

渚而又潛在淵是已出復處難進易退之士也園檀

之下不使惡木滋長所謂尚賢者而下小人也

鄭箋

山之石不惟粗用之於器且可精用之於玉所謂物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王符

不當以世族門第論人

也按集傳以首二句為誠不可揜次二句為理無定

在次三句為愛當知惡末二句為憎當知善說義甚

精然毛鄭之說亦當有所承故從舊說全詩皆屬隱

語當從集傳為比○相鶴經鶴陽鳥也而遊於陰陸

佃云鶴性警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即高鳴相

警韓詩說九皋九折之皋楚詞注澤曲曰皋集傳穀  
闕

虞東學詩卷六